

国学大师季羨林出生于1911年,他的家曾是当年山东省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。而多年后,他却成长为一代国学大师,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、语言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,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北京大学副校长等,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……可以说,是读书改变了他的个人生轨迹。

《要把读书当回事》是季羨林先生的散文精选集,分为《立志读尽人间书》《回望求学路漫漫》和《心如明镜勤自勉》三辑,讲述了季羨林倾心读书、孜孜求学,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仍然勤奋有加,终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成长经历、心路历程和人生智慧。

季羨林一生爱书如命,他说自己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。他信奉“开卷有益”,不仅读专业书,专业以外的书也要“随便翻翻”,知识面越广越好,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。他极赞同张元济先生所说的“天下第一好事,还是读书”。季羨林有个很大的书斋,“大小房间,加上过厅、厨房,还有封了顶的阳台,大大小小,共有八个单元”,藏书几万册,堪称北大教授中的藏书状元。即便如此,这些书仍然难以满足他做研究的需要,“有时候由于缺书,进行不下去,只好让它搁浅”。

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,季羨林坦言亨利希·吕德斯和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对自己影响最大,这两位“都是考据大师,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”。吕德斯是德国人,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、印度古代碑铭最权威的研究者,其《古代印度语文论丛》令人灵感丛生。陈寅恪先生的《寒柳堂集》《金明馆丛稿》同样考据严谨,无证不信,“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,如剥春笋”,令季羨林深受启发。

季羨林的求学之路布满荆棘。20世纪初期的中国,刚刚推翻了清朝的统治,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。而季羨林的家,又是官庄那个穷苦的小村庄里最贫穷的家,一年到头只能吃咸菜,吃白面的次数极其有限。四五岁时,他为了多吃一块白面饼子,被母亲追着打,他干脆跳进水坑里,“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”。六岁时,为了读书求学,他被迫离开父母和故乡,到了济南,从此寄居在叔父家。上高中时,日寇占领济南,他失学一年。在德国留学时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他一边忍饥挨饿、躲避空袭,一边跟随Sieg教授学习古代梵文和吐火罗文。学习这两种语言困难重重,前者是语言中的化石,古老精致而又极其复杂;后者则几近失传,需要在一片荒芜中开辟道路。

人生永远充满偶然,但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。高中毕业时,季羨林想谋求一份稳定的工作,报考了邮政局,却没有考上。他只好报考了大学,没想到竟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。后来,他选择了清华大学,进入西洋文学系学习,《清华园日记》就是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最生动的记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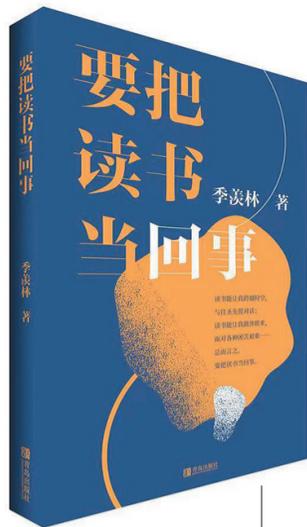
季羨林一生翻译了大量作品。他通英文、德文、梵文、巴利文,尤其精通吐火罗文,还能阅读俄文和法文。他回忆德国教员教授外语的方法,是一种“把学生推入游泳池”的办法,就像教学生游泳一样,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,一下子把他推下去,如果淹不死,他就学会游泳了。这种方法就是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,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,单词也由学生自己去查,不在课堂上讲解。只有学生实在解不通时,教授才加以辅导。据说,这是德国19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主张,办法虽然简单粗暴,但效果却很好,学生无法依赖老师,积极性就被完全调动起来了。季羨林的梵文、巴利文和俄文,都是通过这种方法习得的。但他认为,方法固然重要,却不是万能的,勤学苦练才是最朴素的真理。

季羨林做学术研究的同时,也爱写散文且质量极好。他的散文《赋得永久的悔》一气呵成,感人至深,曾获得鲁迅文学奖。对于散文写作,他追求的目标是真情流露,淳朴自然。他的文字平易近人,如话家常,却在朴素寻常中直抵生命的真谛。

季羨林先生终年98岁,对于人类的前途,他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他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念,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——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。他坚信人口爆炸、环境污染、生态平衡和臭氧被破坏、粮食生产量有限、淡水资源匮乏等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,“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”。

作为国宝级的学界泰斗,季羨林理解青年、同情青年,并身体力行地帮助青年和爱护青年。《要把读书当回事》一书是他对青年的肺腑之谈,凝结着他简单朴素却又真知灼见的人生智慧,他用诚恳真切的语言勉励当今青年人,要坚定信念,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,担负起青年人承前启后的责任;要珍惜时间,“一寸光阴不可轻”,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,勤学苦练才是关键;开卷有益,要多读书,只有不断开阔视野,持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,才可能与时代共同进步,才能使人类社会越来越好。

作者简介:乔欢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资深书评人。



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智慧

——读季羨林散文集《要把读书当回事》

◆乔欢

《桃树人家》:三姐妹笔下的文学一家人

◆李凤玲



《桃树人家——读书人家的光阴》的作者是台湾作家朱西甯的三个女儿——朱天文、朱天心、朱天衣。全书共57篇文章,其中朱天文21篇,朱天心10篇,朱天衣26篇。

朱天文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,侯孝贤导演的电影《风柜来的人》《冬冬的假期》《千禧曼波》《最好的时光》《刺客聂隐娘》,编剧都是她。朱天心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,高中时代就创作了长篇小说《击壤歌》,乃中国台湾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。朱天衣是作家,爱好戏剧表演,凭借民歌《深秋浓浓的枫红里》轰动歌坛,荣获“金韵奖”。

如今,朱家的第三代谢海盟也已走上文坛,侯孝贤的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就有她的深度参与。

这样的一家人,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。究竟是怎样的感染与熏陶,成就了这样的文学一家人?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朱家三姐妹辑成了这本《桃树人家》。

在序言中,朱天衣开宗明义:“每回外出座谈演讲,总被介绍出自‘文学世家’,因此这就成了会后访问的主题。大家总好奇:父母是如何教育子女的,使我们姐妹仨都走上写作之路?出这本《桃树人家》,是想透过我们仨的书写,使读者更明了我们姐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,看似无为的父母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无形地影响了我们,生命中许多信念价值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而来的。关于写作,父母是从未把手教过我们什么,更没说过什么文学方面的大道理,自小在餐桌上谈的只有故事——以父亲老家为背景的故事,母亲成长中听闻的奇人奇事。因为有了这些听之再听也永不厌倦的故事,许多的人情世故、价值判断就这么深植心底了。而外就是满墙被塞满的书柜,从苏联文学到现代小说,百无禁忌,任我们挑选,看得懂的就接着看,实在难读的就先搁下换一本。父亲从未开书单给我们,印象中有那么一次,是初中时期父亲知道我开始写诗,便给了我一本余光中的《白玉苦瓜》,也就仅这么一次。”

身教重于言传。朱西甯和他的夫人刘慕沙,给予女儿们的是潜移默化,润物无声。

在《父亲》一篇中,朱天衣写道:“自懂事以来,父亲伏在案上笔耕的身影,是童年恒常的画面,也是此生无可磨灭的记忆……父亲对待文学的态度,虔诚力行在生命的每一刻里……以文学为媒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庭,自大家长起,念兹在兹的始终就只是文学,它已烙在每个家族成员的生命里。”

在《桃树人家》一篇中,朱天文写道:“花多,树多,狗多,猫多,人多,女性多,笔多,吃得多,B型血多,书多,是敝家的十多。”这个“十多”家庭,自然且生态,优雅又有爱。闲时花下逗猫狗,忙时案上各读书。这样的环境和氛围,想想就觉得温馨。朱家的后园里种着桃树,于是“三月看桃花,五月采桃子”,还有六月的昙花,九月的桂子。荡漾着文学之气的朱家人,和植物动物温柔相依,和谐共处。

在朱家,无论父母还是子女,对于文字的热爱,都是单纯又执着,毫无功利心。

也是在《父亲》一篇中,朱天衣写道:“当眼前有诸多选择时,父亲坚持的永远是最不容易的创作之路……父亲如此,姐姐如此,姐夫唐诺亦如是。这一路上,他们有太多赚大钱、得权势、广名声的机遇,甚至无须博取,但他们连被动接受都没考虑,理所当然地走着原本一直走着的道路。”

曾有记者把朱天文的创作描述成“贵族式的书写”,姐妹三人不禁思索何为“贵族式的书写”,也许简单说来,就是不为生活而写,只写自己想写的。

读完《桃树人家》,才知朱家并非大富大贵,他们只是将生活所需减至极简,欲望降至最低,不为购房购车贷款所迫,不为卡债所扰,一家人守着仅有的一栋老屋甘之如饴地生活着。他们将所有的力气放在书写上,让生活成为笔耕的沃土,这是一种态度,也是一种选择。

朱西甯创作长篇小说《铁浆》和《狼》时,小女儿朱天衣尚在襁褓中。有天晚上,父亲正奋笔疾书,天衣因为母亲不在身边而啼哭,朱天心怕扰了父亲,恨不能捂住妹妹的嘴。天衣在书中写道:“唉,若当时懂事,不等姐姐动手,我先就撞墙自我了断了。”

在朱家,父母、女儿、女婿都是文字工作者,他们自嘲是“制造小说的工厂”。朱天文说:“家,是用稿纸糊起来的。”这并非夸张,而是朱家的日常。

文学世家,以文会友,高朋满座。朱天衣说:“记得小学时期,每次疯玩到必须回家时,总见客厅坐着站着满是人,他们常为我不太懂的话题喧腾争论。而母亲总在后面厨房忙,父亲则坐在沙发一隅……后来姐姐们渐渐长成,也开始写作,家里恢复过往的热闹,只是出入的多是年轻的孩子,在一样喧腾的情境里,父亲仍端坐客厅一隅,晚辈学生有任何问题,都能找得到他……与此同时,父亲坚持着每天至少千字的写作,即便除夕夜一屋子年轻男女玩疯了,时间到了,他会静静隐没。再现身时,我们仨笑他:‘开笔了?’他总是眼神明亮地领首……”

朱天衣说:“若说信仰能让生命永恒、灵魂不灭,那么文学不就是如此?父亲的身教与书写见证了这一切,而姐姐、姐夫的前行,也让我无所畏惧,一样找着安身立命的所在。我何其有幸今生能与他们结伴而行!”

在《桃树人家》中,还提及了朱西甯写给夫人刘慕沙的一封信:“一切事业都不怕平凡,唯有文学不能平凡,因为文学不是换取生活的工具,文学乃是演唱生命的永恒的灵魂之寄托。”

文学是生命,文学是灵魂,文学是永恒。正是因着这样单纯而执着的热爱,才成就了这样的文学一家人。

作者简介:李凤玲,教师,特约评论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
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島」
扫码关注